# 四庫全書

經部

#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葉八白易傳卷一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舉人臣陳賓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一

葉八白易傳　　易類

提要

臣等謹案葉八白易傳十六卷明葉山撰山字八白里貫未詳朱彝尊經義考引張雲章之言曰八白本末無所考見詳其自序當是一老諸生是書屢易其稿自序凡四其畧云予十歲讀周易越十年能厭學究語又十四

年為嘉靖丁卯又六年從鹿田精舍見楊誠齋易傳又九年為今壬子云云再序題癸丑六月三序題丁巳三月四序題嘉靖三十九年七月攷壬子為嘉靖三十一年由壬子逆數十六年當為丁酉嘉靖無丁卯序云丁卯者蓋傳寫誤也書始于壬子迄于嘉靖三十九年為庚申凡九年而成以自序年月考之山當生于弘治十七年甲子至庚申書成時

為五十七歲其書專釋六十四卦爻詞而於彖象文言十翼皆不之及大吉以誠齋易傳為主出入子史佐以博辯蓋借易以言人事而不盡為經義之所有易道廣大無所不包即其所言固往往可以昭法戒也乾隆四十二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 葉八白易傳自序

蓋予十歲讀周易云而盲聾未之覺也越十年能厭學究語顧其所自為說綵七八十萬而終之流獘於科舉三五讀之自省其不可以知新也又十四年為嘉靖丁卯下第將北出闗故人王君留之清話踰月其子廷卿門人也問問易猛然欲援筆焉未幾而方外之士翩然至談元解妙令人飄飄忽忽羽化在掌回瞻六籍我將曷之籍焉又六年從鹿田精舍見楊誠齋易傳乍頃欣

喜戚戚北闕之念適以科舉廢又九年為令壬子復適科舉期而春二月早為校文先生之所擯不知此果予厭學究科舉之為累予抑於聖人之旨猶未精也夏四月門人陳言忠偶遺誠齋易傳得厭觀焉悅之而未盡是因著入白易傳一十六卷云五越月得脫稿為之陳序其所以夫說天之撰未辨而感心之故良勤積日之思屢損而象罔之得一旦雖雍門之琴以末而微飈之俟維深嗚呼悲夫古今有旃毛錐不橫野草天憐汁盡

金壺橫目眯眇豳章畏壘陳列俎豆追誦罪我之言以蘄筆削之再九月五日葉山書

重改易傳序

八白易傳成十越月又易稿初説幾略盡焉夫聖人之畫確定不易而天地之變化無窮聖人之言自古以宣而吾心之應感萬起溫由故用則知以時新心同化感故神隨精入莊生之言曰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豈不信哉追感韋

編之絶以為歎息癸丑六月二十六日又書

重改易傳序

予小子不顓世業妄意衿帶遂逃牧田子乃自家塾逦逦鄉之校私竊經史百家與諸子二三十年之間遂無一間日子馮昨年入兖州拜吾夫子南還出彭城考霸業之灰㶉傷重瞳子秋復往返三吳施從於戈中觀夷夏之戰鬬又爾參錯孫武子吳子尉繚子磨墨盾上為人草劉子冬乃逃遁走趙如內黄乞買山錢於慕泉子

嗚呼安斯不得黔於墨子矣無乃非得已而崇伯子已乎坐越月荒怖畧定柴骨且復齒而闔門面壁摩衲穿榻若禪子却耳目之聞見若聾瞽子不出閾若女子入春半來未有一草一木之色以牽動其悲悽愁思若癡絕子而時聞絛鷹罥羈馬凄然出其鳴飂嘶冽之聲則泣下沾襟若孟嘗之遇雍門子便欲騷賦積滿擲地作聲以震四壁隣人之子則恐奏韶充耳無所用之其愚若宋人適越覔章甫之子亦欲荒湛一醉眯亂其天地古

令上下四方而忘彼小人君子則縱心敗矩不可以其身為乾坤不肖之子將養木雞之鬬於紀渻子而魯雞自謂能伏鵠子將運斤以刓堊鼻子覲濠梁之遊魚以偕五六七子而質亡久矣徒哭惠子棼紛外務不得其情均之為風波之民若擊鼓而求亡子嗚呼樹功揚名進之乏其公侯伯子而耕田鑿井退之離其庶民小子官齋坐食吾其盆罌集亢以自墮於陳人縻子乎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而孔子之言曰加我數年五十以

學易則可以無大過矣易道微矣不惟九師子後有作者負荷未堪多尾雅之子吾懼於數十百子焉乃取舊著易傳刊削詳定以究大始于希夷子凡四十日斷不敢徼羲皇而效文學子亦曰說聖人之言發聖人之緼庶幾顏氏之子則已矣嗚呼日居月諸閔予小子則吾豈誕曰緇七十二經以說老子乎始以為溫故知新庶可以告夫二三子而亦使夫二三子自令無曰不言如子則何述小子已矣丁巳三月晦日書於內黃官舍之

後東小廳

攺録易傳序

夫機衡立極而雨風露雷之變現時出鰲極不動而走飛草木之呈吐刻殊何則敦化攸厚而川流四奔渾爾者融而繽紛雜起其理然也故曰藏諸用顯諸仁又曰富有之業大無外日新之德久無窮豈不信哉巳未之秋予遊金陵客久稍暇則取易傳攺修之未幾而東返易春再至而再業則踰月而復歸雖間畢業於家塾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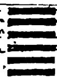
亦畧畧矣六月七日再既至越八日乃行行改削而手謄之積四十日而止東之錦囊藏之石櫃云夫薰椒木蘭蔽爽之照文妹雅女賤公之女經生之通患乃自古而記之矣吾我之間烏獲其免然而敝箒之享蕲蕲千金百朋之匄齒啟十襲豈固周公之驕吝哉亦端木之所不得而聞者矣蜉蝣之撼夫何尤焉傳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則夫啟天奪秘之奥非仲尼人皆大笑之而韋編不絶則羲皇文旦之誥亦鬼

語童謠而已矣故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太史公曰伯夷得孔子而名益彰吾於羲皇文旦亦云嘉靖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書於都城西北偏之民舍

葉八白易傳原序

葉八白易傳卷一

明 葉山 撰



乾元亨利貞何也葉子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内服莊生之至言也是故天道運而春夏秋冬之不窮陰陽升降於其間矣帝道運而化教勸率之不窮經權神明於其間矣聖道運而仁義禮知之不窮體

用經緯於其間矣是故道之道盡之於天矣天之道
盡之於帝矣帝之道盡之於聖矣天之能盡道故曰
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陽交而
天之用盡之矣動之大者為太陽靜之大者為太陰
動之少者為少陽靜之少者為少陰太陽為日太陰
為月少陽為星少陰為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體盡
之矣日為暑月為寒星為晝辰為夜暑寒晝夜交而
天之變盡之矣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

形夜變物之體性情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之矣天之道盡之於帝故曰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謂其能上識天時下察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謂其能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帝之道盡之於聖故曰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以一身觀萬身以一物觀萬物以一世觀萬世者焉革而革者一世之事業也革而因者十世之事業也因而革者百世之事業也

因而因者千世之事業也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者萬世之事業也一世之事業非五霸之道而何十世之事業非三王之道而何百世之事業非五帝之道而何千世之事業非三皇之道而何萬世之事業非仲尼之道而何是故五帝三王者命世之謂也仲尼者不世之謂也嗚呼天開於子此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所以為繼天立極之主而孔子為繼往開來之聖歟天行始則始焉天行終則終焉終始

隨乎天行而元會運世之不窮皇帝王霸之無盡易書詩春秋之不知其所終也易曰乾元亨利貞

初九潛龍勿用何也葉子曰天下之事時為大隨時之義順為安大哉時乎君子之所以順而隨之者乎時未至神龍困縛大舜泣歴山之田伊尹耕有莘之野太公伏東海之濵非捐世也下至公孫卜式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逺迹羊豕之間未遇其時焉能蠕蠕以自動乎時既至腐草光祭或解縛而相或釋褐

而傳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而勸駕羣然而起以際時也然則聖賢非能違時順時而已矣是故七十說而不遇歷羣雄而不省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拔之於芻牧擢之於豎賈奮之於奴僕用之於降虜如以石投水莫之拒也夫旨知夫時之所為哉易曰

潛龍勿用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也葉子曰方白龍之魚服也余且得而困之鱔鰍得而狎侮之及其駕風雲吸

百川霍然變化於原畒阡隴之間而萬物風斯下矣

聞奇見異天下有不争先而快覩者乎昔者聖人之

未遇也毁於叔孫議於武叔困於匡呰於東門所在

厭見而射溝之矣及其遇大行之會會天人之契舒

聖人之道發康濟之略天下將謂我何哉無事則以

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曰公無

歸洛留相天子蘇軾自登州名還縁道人相聚號呼

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有事則

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絶民望也又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曰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將旌君以徇於國而猶掩面以絶民望不亦甚乎嗚呼我也鼓動陶鑄而不以為功彼也仰覩瞻企而不能自已此冥契之會而天機之孚無間然也伊尹周公以之而蕭曹房杜弗與焉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也葉子曰聖人以天下為巳任則嘗為人之所不敢為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故曰矛頭淅米劒頭炊百歲老翁攀枯枝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然惟聖人以徳義為心師則又謹人之所不能謹是以雖履危而不墜故曰弔者在門賀者在閭懼以始終其要无咎昔者伊尹周公為商周之大臣舉放攝之大事此豈恒人耳目所覩記哉故曰昔之登高者下之人代之悚手足為之汗

出而上之人乃始轉折枝而趨操木則二公之身且不保天下其謂我何哉然而伊尹曰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欽厥止周公曰予手拮据予口卒瘏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音嘵嘵虔其始而厚其終挈其心而提其志勤於德而懼於位詩曰夙夜匪懈不遑寢處二公以之斯其卒成天下之大忠大孝乎太甲賴匡救之德於終成王行新迎之禮於國天下安而二公亦以安矣霍子孟承周公之托而不匪其彭既

以萌驂乗之禍行伊尹之事而不歛其徳卒不免赤族之誅豈易言也哉豈易言也哉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何也葉子曰天下擾擾生民之塗炭極矣聞鷄起舞非豪傑之志乎而髙卧北窓抱膝長嘯未可以誚隱也天下擾擾禮樂之崩壞極矣洗耳長往非貞士之守乎而逡廵隴畆遷延阡陌未可以卜任也察盈虗消息之機審進退存亡之道覩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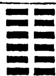
凶得失之數考成敗利鈍之原龍興而雲屬虎嘯而風馳堯舜立而二八升湯武起而伊吕至不爾則蟄焉蟄之存其身不蟄光其化故曰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欲大則藏於天下欲上則凌於雲氣欲下則入於深泉上下無時謂之神中古以來斯道替矣諸葛孔明其庶幾乎抱管樂之宏略感真主之屢勤痛明堂之不祀許先主以馳驅捐身而起出處潔矣夫何間然之有哉易曰或躍在淵

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也葉子曰天下之不容或已者好德爾縻之良而使人之不可諠者天德王道之備是故儀封人請見矣見者能幾何哉道在而位不在焉彼欲見而不知也泄柳閉門而不納矣位在而道不在焉我欲見而不能也其惟堯舜乎德與位並運與時隆應天而興與日俱融斯圓穹垂象而列宿昭符滄溟西下而江漢朝宗者乎燦然勃然夫誰

能禦之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上九亢龍有悔何也葉子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時為物之極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而君為位之極履乎時之極則命之去我牛不如禴矣故雖貴而無位雖高而無民雖有賢人而無輔大命近止不絶如綫不將寄空身於天下乎過乎君之上則我墜厥命瘠可僨肥矣故雖有位而不貴雖有民而不高雖有輔而不賢危若綴旒險若膠舟不將取實禍於目前乎是

雖負變化之形而實無變化之靈是雖冒崇高之名而實彰卑賤之徵故曰天之廢商久矣君將興之不亦難乎又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此齊湣衆棄之暴楚靈投龜之詬夏桀日亡之狂而商紂不知命之在周而以為已有也不亡何待易曰亢龍有悔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何也葉子曰君德以剛為主

臣道奉天而行奚以有是云也不以天下之至順不能配天下之至健也晉陽之難將士讙呼惟高赫不失君臣之禮而襄子以為賞先至德之初制度草創惟李勉能為朝廷之尊而肅宗以為倚重不順而能之乎雖然順則順矣虔其始而不厚其終恭乎前而少肆於後非純臣也霍光李德裕可以鑒矣其惟周公乎負成王於襁褓而不以權勢加天下復少子以明辟而不以寵利居成功一人之身而三變焉皆不

失節於臣子斯順之至也順則哲哲則何患於迷順則安安則奚患不得是故天生地成則萬寳告成而天下歸地之徳君令臣行則庶績咸熙而天下歸臣之功斯之謂不言所利而利聚焉不施其勞而勞併焉然則為臣者亦何憚於居後以從事而必取於爭先以犯分哉知乎此則為順為恱為巽為麗者全身之道也為動為止為險為健者傾覆之基也君子宜知所擇矣易曰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

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初六履霜堅氷至何也葉子曰物必有兆事貴審機能謹其始則福致辨之不早則禍隨是以將萌之際聖人有隱憂焉故曰蠆蠐一出潛魚盡怖霜鍾初動巢鳥咸驚何也鼠牙雖尖而有害象之技豺舌雖狹而有殺虎之能君子不可以不慎也昔者王莽謙恭之始曹操夷難之初司馬懿恭命之日識微之士盖三致意焉不有由然者乎不然秦不過一西戎之國耳

何夫子定書而附以秦誓蓋騤騤乎王之後矣删詩而列以秦風蓋勃勃乎夏之漸矣天下之勢日趨於秦聖人蓋有以知之知之而憂焉而示警於周惜周之圖回無其人也嗚呼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是故金人之銘曰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綿綿不絶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言不能慎

始之禍也是故齊襄之無道文姜之淫亂莊公不察
以為常事朝廷處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
安之而無忿疾之心使人欲大肆天理滅亡由是叔
牙之弑械成於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圉人犖卜齮
之賊交發於黨氏武闈之間哀姜以國君之母與聞
乎故而不忌也魯君再弑幾至亡國其禍豈淺淺哉
而況於始而會鄭以伐宋固請而行繼而會宋以伐
鄭先期而往不待鍾巫之變知其有無君之心者乎

此春秋之所以謹於微也易曰履霜堅氷至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何也葉子曰立天下之正位以禮而制心行天下之大道以義而制事充諸內而見乎外根於心而生於色是之謂履繩而蹈矩光明而正大內有青天白日之心志外有高山大川之規模此臣道之純而厚德之至也主不疑而萬民服何不利之有哉周公之於成王伊尹之於太甲孔明之於後主皆不疑其所行者也故曰中正行險往且有

功雖危无咎能自信也伊尹以之剛健主豫動而有應羣疑乃亡能自強也周公以之又曰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受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志易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何也葉子曰臣道貴恭而戒驕逞馳而焜燿驕之大者也臣道尚讓而忌專斷制而裁割專之大者也禰衡諸葛恪之殺其身李德裕令狐綯之疑其主豈盡夫人之過哉是故

韜藏知技而不露有善則歸之於君持身不變之道也隨事補拾而無成有勞則任之於巳守職終身之分也髙而皆以危滿而何所溢哉信非大禹之不矜不伐周公之不驕且吝不足以語此田興幼孤兄融長養而教之興常於軍中角射一軍莫及融退而扶之曰爾不自悔禍將及矣故興能自全於田季安淫虐猜暴之時而卒為魏博節度使為晚唐忠順之臣許存歸王建建忌其勇略欲殺之王宗綰密言存譙

厚有良將才乃舍之更姓名曰王宗播柳脩每勸宗播愼靜以免禍後遇強敵諸將所憚者宗播以身先之及有功輒稱病不自伐由是得以功名終嗚呼亦庶乎知恭順之義矣易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何也葉子曰聖賢之進退以其道而君子之語默因乎時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取名也侯生盧生非乎是士之罪也而韋裕之因見殺

於唐懿抑又甚矣可以言而不言是以默取容也胡廣張禹非乎是士之恥也而關播之不敢發口於盧杞又其每下矣慎哉其惟時乎天下有道危言危行天下無道危行言孫是之謂聖人之時焉而出處進退係之矣非夫子與顔淵用之行而舍之藏言足興而默足容何得以語此而比干之剖心伯夷之扣馬弗與焉易曰括囊无咎无譽

六五黄裳元吉何也葉子曰昔者天根之治天下也游

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耳此至文之治盛德無為之化也故淮南子曰古有鍪而卷領以王天下者矣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況服之衷而飾之盛稱其德而民所望者乎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有由然矣何也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一矣此正位凝命恭已以正南面之事非唐虞三代何足以語此故曰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曰濬哲文明温恭允塞曰克勤克儉

不矜不伐曰聖敬日躋上帝是祇曰徽柔懿恭小心翼翼易曰黄裳元吉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何也葉子曰陰極抗陽臣盛逼君小人壯而病君子天下之勢也相抗則爭相逼則鬬相病則撃天下之情也鬬無兩全爭無兩活撃無兩存天下之理也漢宦官盛而誅黨人黨人盡而趙忠張讓等捕殺凡二千餘人唐宦官恣而毒南司南司盡而第五可範等數百人悉誅殺宋之小人羣

起而攻道學道學斃而韓侂胄賈似道等皆死於憤憤不平之手秦始皇篡周周滅而秦亦斃李斯趙高覆秦秦亡而斯高亦誅王莽盜漢漢微而莽亦敗變所從来久矣君子亦慎其初乎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黄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何也葉子曰資始之餘物不能不穉也雲行雨施而品物流行矣蠱壞之

極時不能不亂也首出庶物而萬國咸寧矣然則難也者其時之所值乎難無不通者其天運人事之不容或已者乎然天機雖必有所動而人為不可以不藏以燕伐燕以暴易暴不藏孰甚焉若之何其藏之舉仁義以濟時艱大德也鎮安静以俟天命大順也扶宏義以致英俊大略也大德以先天下何不服大順以應時宜何不散大畧以任武勇何不誅漢高帝除秦苛暴約法三章德莫加焉以天下城邑封功臣

捐數千里之地以與信越而不惜畧莫加焉五載而成帝業夫豈偶然而已乎易曰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何也葉子曰處平安則率履易故順事而能適遭蹇難則操心危故遇變而能通東坤有言君子之戹於難也强偶在外不得紓其並驅之志也則堅執必抗之心而不挫不憚征繕以為輔是為備其危而絕其望知所以為社稷之權也强

敵在前不得遂其剪除之願也則大奮必勝之氣而不委若將改立以改圖是為折其驕而沮其鋭知所以為君之道也昔者秦王使告趙王願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行藺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以絶秦望王許之宋真宗時契丹犯邊王旦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寇準

至旦奏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嗚呼澠池之會强偶不可不備其危也澶淵之行强敵不可不折其驕也我備其危而後彼之非望塞我折其驕而後彼之暴銳阻為社稷之權與為君之道宜無出於此者天下之大難曷患其不濟哉噫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其次則惟居德以順民合黨以懼敵若劉玄德艱難許潁之間逃遁荆吳之際劇踣甚矣然能與操為水火操以急

我以寛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詐吾以誠雖操之强莫能害也卒之與吴為合赤壁一勝而鼎足遂成人心屬而天命昭矣古之英雄所為葢如此易曰盤桓利居貞利建侯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何也葉子曰三軍之衆可以奪帥匹夫之傚志不可取是故古之君子不遇真主則亦已矣夫苟一定君臣之交正其無所逃之義則終其身而不變歷

九死以不回雖值艱難而窘迫夫安能以易其志乎曹操壯關侯之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侯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卒於歷九關斬諸將間關百計求遂君臣之契曹操以周瑜為心腹之疾密遣蔣幹往說之瑜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説客耶大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義内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

之假使蘇張更生安能移其意乎謝安于桓溫初則伐其壁人之謀而卒之寢其九錫之命強臣自斃而王室以寧樂壽兵馬使傅良弼博野鎮遏使李寰所戍在幽鎮之間朱克融王庭湊互加誘脅二人不從各以其衆堅壁賊竟不能取故曰黄鵠反故鄉狐死正首丘壯夫之志也又曰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生民之理也惟王導則不然遲回邪正之間狐疑順逆之際幸則王氏為天子不幸則王馬共

天下天命不祐而大逆鬼誅然後哭而追之愚者以為忠而哲人知其賊矣寧能逃其誅於九地之下哉王敦初據石頭勢甚猖獗其主有顧歸瑯琊以避賢路之語刁協劉隗等又屢敗瘵晉自立在其掌中王導蓋與陰謀所以絶無半語片札勸止敦逆及敦以呂猗之譖欲殺戴淵周顗問導導又以私憾三問而不答竟使賊殺忠良震蕩社稷其與王彬先哭周顗而後見敦者相去遠矣及後敦病至江寧知其決不

能起事不可成乃率子弟為之發哀又移書與王含稱明目張膽為六軍之首等語豫為不黨之地吾誰欺乎且其書曰先丞大將軍已不諱兄此舉謂可如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夫劉隗果奸邪也亦當如謝琨城狐社鼠之喻為周顗不可舉兵脅天子之言敦果可除君側之惡也亦當奉元帝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之詔而乃欲思若此之濟乎此其

反心不覺自露奸情鬼使章明不謂導之與敦同謀
吾不信也及温嶠辭敦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與
庾亮畫計討之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為小物所欺與
導書曰太真别来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
拔其舌此其往来告報彼此犄角不謂敦之與導同
謀吾不信也又詔贈譙王承戴淵周顗等官周札故
吏為札訟冤尚書卞壼議以札開門延寇不當贈謚
王導以為往年之事敦奸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

皆所未悟與札無異郗鑒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若以往年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為幽厲耶嗚呼再觀此情猶有以尊賊為忠者可謂心喪而神瘀矣安得起其腐骨使臯陶子路跽鞫而寸斬之乎易曰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何也葉子曰天下無事豪傑若庸人天下多難庸人逞豪傑何則覩湯武之龍躍謂戡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挻

生謂英睿擅奇響視韓彭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此皆不知義命之談才德之說而妄意富貴功名者也又安知其有所以致之者乎而又安知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器節梲之材不荷棟梁之任者乎齊僭趙歇起於秦之末公孫述隗囂王郎起於漢之微公孫瓚劉淵袁術之徒起於三國之末定皆此類也已噫知幾審已者其實融之歸光武乎易曰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

如舍往吝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何也葉子曰君子貴平天下之難然不必其自我平之也我欲平之奈無才何君子貴成天下之功然不必其自我成之也我欲成之奈無力何吾不能平吾與女平之吾不能成吾於女成之天下之至明也知此者其唐之許遠乎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卒為唐氏之保障天下稱才焉卒為臣道立彞極後世稱忠焉孰謂遠

也而固非廵匹耶彼張浚自執已見不聽王彦劉子羽吴玠郭浩之諫而輕師失律致富平之敗不聽岳飛之言而致酈瓊之叛呂祉之死不制李顯忠邰宏淵之不協而致符離之潰君子謂其量狹而不能下士知暗而不能知人且富平之役李綱尚在浚忌之而不能用淮西之舉岳飛在管浚惡之聽其歸終母喪而不能留符離之戰虞允文遠在川陜浚雖聞其賢而不能舉以自副乃以桀傲爭利之人自隨與圖

大事夫安得不敗噫浚之為將如此其視趙奢之下
許歷韓信之拜李左車相去固亦遠矣而曷知巡遠
之事耶易曰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何也葉子曰昔者先王之
於民也有風行草偃之勢焉故其施之禄也若澤之
下於天潰決而不可禦也其導之利也若高屋建瓴
而注之水奔流而莫能止也是故以勞以佚以生以
死无往而不利焉耳故曰沛然德教溢乎四海者其

為政不難若曰有所施焉而不果有其德澤而不下則威權去而利柄亡其何以行之哉雖非嗇施吝賞至刻印刓而不忍與鄙心陋志以敝袴而待有功者矜資惜費戔戔焉如販夫販婦然為天下守財虜然澤泥而不能施與無澤同惠塞而不得下則如無惠大勢已去天下事其尚得為之乎是故姑為有漸之謀以延垂亡之命僅守安常之分以俟馴致之休則高之可為盤庚周宣之修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而諸

侯朝甲之亦不失為周之平桓漢之元成桓靈不然而强徇決起欲復王者之氣勢收天子之威權驟而為之妄意而圖之不為魯昭曹髦之自孽則為赧之亡周燕丹之不祀矣可不戒哉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何也葉子曰否窮反泰反之者克斷之才也非其才則濡首矣難極復亨復之者果毅之資也無其資則入穴矣進之無敢為之能退

之為無益之悼亡而已矣將何以久長於天地之間哉唐末諸帝苦宦官之逼每對左右泣下或悲不自勝昭宗強杜讓能討李茂貞卒之誅貶讓能以為解至溺下不自禁既為朱全忠逼幸洛陽促百官東行驅徙士民號哭滿路至華州民夾道號萬歲昭宗泣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為女主矣館於興德宫謂侍臣曰諺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飄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視東都宫

闕未成留止陝朱全忠來朝廷入寢室見何后后泣
曰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嗚呼哀哉而况帶汁孔明
也哉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利貞何也葉子曰天生昏亦生明天生愚亦生哲伊
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
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

覺後覺也覺之矣而有不明不哲者乎上能覺下能學天下其無昏與愚矣何也上智通乎下愚善學不如善教是故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故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尊師尚道也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逆非嚴師矣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不憤則不啟不悱則不發故子夏問詩學一而知二子貢論學問一而得三敬學遜志也樊遲未達而不悟非尊道

矣不嚴則狎玩之心生弗尊則暴棄之傲寡雖與聖賢處何自而入聖乎雖然陸象山有言學者不求師與求師而不能虛心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所以道之者或非其道又誰之過乎故程子曰學者必求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為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然則道必足以師世而範俗德必可以繼往而開來信非孔孟不足以當之矣東漢而下師道益嚴皆不足以勝其

任雖以韓愈之賢且不足為籍湜範況其他乎宋朝理學遠過漢唐胡安定公首倡體用之學以淑其徒使學者明于經義講于時勢篤于踐履而不為口耳之習故一時賢士大夫多出其門師道之立蓋昉乎此是後周子建圖屬書以覺来學而程子兄弟實紹其傳文公又從而光大之淵源所漸徧及海内有志之士探討服行而推其所得以尊主庇民者不絶于時能使大義既乖而復正公道久屈而復伸皆失人

之力也師道之立於是為盛嗚呼孔孟之後非是曷

庶幾耶易曰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

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何也葉子曰設

刑罰以齊衆明教化以善俗者聖王為治之大要也

威嚴以惕衆志在寛以敷五教者聖人敎人之大法

也故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又

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君子開發天下之𡨋頑也而

可以徒然已乎不威不懲無法則惰非聖人之得已也故曰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形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樂刑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撲以教小人治其形也雖然繼之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又曰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又豈一於法之嚴哉猛而糾以寛使不致其困拘而加以縱使不苦其難此堯舜三代之世所以無頑民也後世不

棄則廹矣何以底于善諸葛孔明殆庶幾焉其佐玄德治蜀頗尚嚴峻法正諫之亮曰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洪濟劉璋暗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法之要于斯而著矣噫孔明其足以知此哉易曰發蒙利

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何也葉子曰善教人者有廣妆而無細擇故曰有教無類三后無忿疾于頑孔子思狂又思狷此之謂有容德乃大善世之謀謨也若之何其選人以為教哉善教人者有翕茹而無却吐故曰未嘗無誨孔子之與其進也孟子之來者不拒此之謂歸斯受之先覺之門户也若之何其阻人之自進哉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又曰芃芃棫樸

薪之槱之此周王之壽考而作人乎作人如此則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無棄物矣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無枉器矣作人如此則養不中而養不才天下其化成矣模不模而範不範斯民其寡過矣天下殆可封乎而豈曰小補之哉此伊尹先覺之任周公代辟之功契之敬敷之責也其諸所謂口代天言心代天工身代天事行代天化者乎噫信非聖人不足以語此易曰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何也葉子曰女以順為正順也者順乎夫也順夫則不苟於從正以守為大守也者守夫義也守義則不苟於利顧利而不順其行順者非夫也輕身而不正其守守者非義也若之何其取之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史蘇曰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戎必以女戎勝晉矣不吉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

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巫臣自取之叔向欲取於申公巫臣其母曰甚美必有甚惡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徳義則必有禍趙飛燕姊妹之入也姿質醲粹見者歎賞獨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立帝後唾之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武曌在襁褓袁天綱相而驚曰是大孽也取之必禍稔卒之獻公殺其子巫臣喪其家叔向滅其族漢成殞其身唐高失其天下萬世之明鑒也噫安得後魏兒

氏者而取之乎惜老生取之而不卒也兒氏許嫁彭
老生居貧家自舂汲以奉父母老生輙往逼之女曰
與君聘命雖畢然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禀父
母擅見凌辱若苟行非禮正可身死耳不從老生怒
而刺之女曰所以執節自固者正欲奉君耳今反為
君所殺言終而絶噫若是乎老生之不道哉雖然若
兒氏者吾見亦罕矣而不吉之女不祥之夫天下可
勝數乎遇功名則忘道德見富貴則棄功名若賂以

美官而張説許証元忠之罪附會新法而葉祖洽得

蒙首選之擢天下之滔滔者皆是也誠齋曰陳相下

喬而入幽公孫曲學以阿世斯女不可取也斯士獨

可用乎易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六四困蒙吝何也葉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子賤之

所以成德也内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倀倀茫茫矣

何所之豈非斯人之不幸乎淮南子曰今使人生於

僻陋之國長於窮櫚陋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

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獨守専室而不出門使其性雖不愚其知者必寡矣故曰斯道之顯晦係于人物之盛衰蓋禮義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子然獨立而無與為侶則學問廢而識見淺繩約弛而怠慢生古人所以重朋来之樂者不以此歟雖然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彼且烏乎困哉此陳良南宫适司馬牛之所以可貴也易曰困蒙吝

六五童蒙吉何也葉子曰君取其爲蘭茝不欲其爲狐精君欲其爲穉昧不欲其爲聖明故曰聦明睿知守之以愚又曰冕旒蔽目黈纊塞耳貴純一也聲色不雜而道德之必親狗馬不爲而忠亮之必近土木不圖而樸素之必用神仙不事而直諒之必庸斷斷乎他技之無有蠢蠢乎純一而未發以此下人柰之何其不治哉成王之聽於周公漢昭之聽于霍光千古之振主也侈心一動而雜然攻之賢棄不保矣昔唐

明皇思九齡之先見為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胡致堂曰李靚有言使管仲而不死雖內嬖六人庸何傷君子非之曰未有蠱其心於女色而又能盡其心於賢人者也於明皇見之矣明皇忽九齡之言及身履危亡而後思之亦奚及哉正使向也用九齡之言禍亂不自范陽可耳太真在宮林甫在朝九齡必見逐殺一祿山亦無救于播遷之禍是故太平之君必無欲然後能守成也而况知出庶物有

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御區宇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者天下幾何而不亂乎此唐德宗之所以再辱而不悟也易曰童蒙吉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何也葉子曰勢也昔者聖人之教天下何其忠厚之至哉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民生其間卒未有為不善者若夫發之不已而至於包包之末已而猶復困焉

民斯為下矣生十九年而猶有童心自暴自棄孰甚乎是故赭衣之衣嘉石之坐國門之驅以至四夷之迸無所不至者非過虐也不欲其為良民害而實為良民以驅害也彼未為害而我先驅之天下有不順焉者乎禹之征三苗周公之治三監是已易曰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葉八白易傳卷二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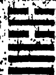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舉人臣陳　賓

# 葉八白易傳卷十

明 葉山 撰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何也葉子曰天下有必至之時不可以不俟而迫其至天下有必成之事不可以不待而速其成所當俟而待也誠於中而慎其外則必寬而事濟矣是故之其達焉伊尹之囂囂起莘而佐夏救民太公之九十離渭而鷹揚萬里其始也

未始不樂天而知命安土而敦仁而終之則道濟天下曲成萬物矣之其窮焉孔子之志學從心而不知年數之不足孟子之美大聖神而慎之乎揠苗而助長則其始未始不優游而厭飫而終之則德為聖人學成亞聖矣之其上焉漸之以仁摩之以義浹之于肌膚淪之于骨髓然後天下文明而黎民於變者聖人之久道而化成也之其下焉沐于聖人之道德而不知囿于聖人之禮樂而不覺遷善敏德而莫測其

成天下之亹亹者百姓之日用而不知也天下事其可以造次急遽為之乎霸者不知此道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迫促起而治道荒矣學者不知此道未立而欲行不勝而決往壯于趾而履錯然矣雖然齊桓入國破制養兵訓義導利數年而始試之辛勤圖霸猶積三年而後有名陵之役其會諸侯之事亦三十餘年屢盟屢會而後有葵丘之盛晉文公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

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特其侵曹伐衛勝楚圍許盟踐土會于温兩致天王執曹衛之君而復之凡霸者之事為之略盡皆在一年之内則齊桓猶有持重之心而晉文則太廹矣劉向韓愈博極羣書經綸有

蘊以身當天下之事君子猶譏其不知敬之以辟咎

而況新進少年若安石者豈不用罔之甚乎揚雄王

通道有自得學幾聖賢慨然以斯文自任君子猶訾

其入域之未優而況無知妄作若許衡者豈不枉己

之甚乎此誠不足以知俟時之義大矣哉而又安知

俟時之道以淑其身也易曰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

大川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何也葉子曰君子不幸而受

君國之寄身坐水火之中則亦末如之何矣幸而猶居自適之鄉得以遠去之地將何為哉沒身而已矣故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濵以待天下之清也若將終身焉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濵以待天下之清也若將終身焉潔其迹而道不汙安其身而名不穢康其色而禍不罹夫固履道之坦坦幽人之貞吉者歟故可以沒齒不可以枲頤苟不固其守人將議其後不招而来我將罹其災若殷浩之不果隠种放之弗克終

幾何而不為犯難之行乎是故無災致災無難犯難若燕之僻處北陬無故而交上國越之遠在海隅安意而事吳楚秦穆公聽杞子之言勞師而遠伐鄭夫差違子胥之計勤師而北伐齊取禍之道也天下事類如此可不戒哉易曰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何也葉子曰肉食無潔身之義不當潔其身則必勞吾之身人臣有受責之分不能盡其責則不免人之責士大夫豈得為山林之逸

乎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也地廣大而不治士之辱也然則身受君國之寄而躬遭水火之災不為身心之焦勞則致彼此之翕訿矣傷能免乎雖然操不急之志以為有漸之圖展剛毅之才以伸排解之力天下之事其亦庶乎有瘳者祖逖之屯淮陰陶侃之在廣州無為優游而事不如志方將擊楫渡江而致力中原卒之剪除荆棘收復河南平定四州為晉藩蔽以美終也易曰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何也葉子曰世亂之方殷也能動則亨事變之將定者惟静致福不知是道而悻悻之氣不勝其忿忿之情暴厲之才恣逞其憤懣之志災本在外而我自速之若之何其不敗哉不然自郢及我九百里安能害我吁此宋襄以天之所棄而爭霸燕丹以命之垂亡而刺秦姜維以孤危之蜀而伐魏韓侂胄以單弱之宋而謀金速禍而已矣詩曰心之憂矣自貽伊戚豈不信哉易曰需于泥致寇至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何也葉子曰君子不免于身坐水
火之中者事變之遭也而卒不為水之所溺火之所
爇者完德之禦也古語云古之真人入水不濡入火
不灼水火豈不能濡人灼人哉順水之道而不狎順
火之性而不玩修乎已者完以固聽乎物者安以靜
水火其柰之何哉甯俞當成公之無道日有九死焉
而卒保其身以濟其君忠之勝也婁師德狄仁傑當
武曌之淫九死不足焉而卒成大業反周為唐知

之攝也知者不冥行忠者不妄作非順之至而靜之極也乎噫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易曰需于血出自穴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何也葉子曰不為而期成猶却行而求前非天下之定理也為之而迫效亦揠苗而助長豈聖人之順治哉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仁人之事而純王之道也是故險者夷難者平正德利用厚生

惟和天下自此定矣夫何為哉養之以康樂則基命宥密飫之以安平則吉福大來涵濡休息與天下優游於無事而坐收王道之成已矣夫何為哉噫非唐虞三代之聖主曷足以語此秦始皇唐太宗𠫤難之才也而非養福之器漢元帝唐文宗養福之器也而非致福之資王道日遠無足怪也何也才不辦則九功不敘器不重則九敘不歌天下奚以定乎是故風飛雷厲常在事前龜息蛇藏常在事後武成之餘而

武王垂拱非玩愒也百戰之後而光武休息非怠荒
也究王道之終始也雖然未有憂勤而早圖逸樂無
所事事而祇務優游則是聖人之訓且為般樂怠敖
之資而實非經世定功之道矣昔者唐穆宗甫過公
除即事遊畋聲色賜予無節欲以重陽大宴拾遺李
珏率同僚極諫常謂拾遺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實
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為慰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
聖慮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為游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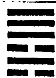
沈酣晝夜優雜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獨能無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噫省此而後可以詘豐亨豫大之說絕飲食宴樂之訣不然假聖經以恣佚欲借王道以作荒淫弊也滋矣易曰需于酒食貞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何也葉子曰禍起于才知之不足福生于事變之偶然勿謂天下無是事也昔者郢人有遺燕相書者夜書火不明

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誤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説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悦國以治唐錢鏐統鎮兵討賊是時黄巢攻略浙東至臨安其先鋒度險皆單騎鏐率勁卒伏山谷中發弩射殺其將巢兵亂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傍媪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衆至聞媪語不知其地名曰向十餘不可敵况八百里

乎遂引兵過東坤氏曰夫郢人之云舉燭本以責照夜也而燕相從而舉賢是燥濕之就也路媪之言八百里本以告師次也而賊衆以為大屯是風鶴之驚也將相之謀人國而其成算之資乃有出於無情竟外之夫道傍之婦若有人鬼黙相之者天下事豈人所能逆料者哉然則載胥及溺其何能淑矣天下豈無不期而會之人舉手投足之便乎故本非所望卒然值之雖有可懼之勢而有求于人必先下之亦有

可叩之機王導作奸之計既窮佐逆之形已露嗚呼周顗以救之而卒保其百口此其明騐也特伯仁之救出於本心之誠而無事王導之敬者悲夫易曰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終吉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何也葉子曰兩兩相下則民雖下愚不能無遜心兩兩相傾則民雖上智不能無爭心夫惟爭心一起則巧者眩

拙拙雖直而不伸詐者諼直直雖是而亦屈矣誠而見疑忠而見罪不其然乎雖然誠忠而屈於疑罪非德之累憂懼而反於中和保我實多虞芮質成文王而不果訟田者望見王烈之閭而即返不亦君子之高致乎少屈而務求必勝出已而即欲擠人身滅而家破矣古今為戒恒數數然也雖然世有文王王烈則自歉者負愧而中止懷直者抱義而遠來故曰舜禹在上訟獄歸焉可矣若上下其手出入其情是李

子為政而父子訟於魯文公為霸而君臣訟於衛幾何而能伸天下之抑哉雖然望聖人以質成噬物以為合者良民之所以自解也聖人何拒焉犯大難以興訟冒是以為非者奸民之所以妨衆也聖人將容之乎大舜之聖讒說孔子之誅亂政此類是也爭乎爭乎君子平之吉而小人潑之凶乎易曰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何也葉子曰遯當因而不

可暫爭當暫而不可長忍傷之大君子謂之不隕厥
問謂之遵養時晦傷之小而必爭之不為瑧息之俱
滅哉是故有慚忿而無遂心者保家之主也寧人負
我而無我負人者守身之要也成師以出惟敵是求
者刑戮之民也知斯義者其肖螢二三子與季文子
延陵季子乎易曰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何也葉子曰
不可以卒避者橫逆之來也不能以不辨者人情之

常也不得以自伸者强弱之勢也忍逆者安含情者勝順勢者昌知此者其夫差之於越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楚成之於晉惟痛心俛首不出江淮鄭伯之肉袒負荆宋華御之先為之弱子産之敬恭王帛乎宋襄方脱覺鼓之餘正其反躬自悼之日顧乃不思卧薪嘗胆之計退然下敵之心而妄為輕謀挑禍之圖敢興伐鄭仇楚之戰傷泓而死非不幸也是故息伐鄭而亡鄭勝蔡而懼蔡大敗楚而滅小國雖大

國而幸勝焉禍之本也雖然亦顧其義命何如耳義在必爭命在必死君子亦爭之死之而已安可以勢之不敵而遂輟不為也哉死于命安于義君子何求焉不知此道而曰吾處毋約吾免災患若南渡人君而為此是為大不孝南渡人臣而為此是為大不忠尚可以立于天地之間乎彼固稱臣稱講稱大金使且稱詔諭江南矣毋約殆甚而災患猶故則亦何益之有乎君子不可以不審也易曰不克訟歸而逋其

邑人三百戸无眚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何也葉子曰喜於鬬樂於爭羣然而鬨起者叔世趨會之風也釁於勇喬於禍懵然而不顧者小人用壯之氣也然則天下險陂以相傾吾獨安常而不動天下誕肆以相軋吾獨守分而不爭天下不愛萬金之産以搆敵吾獨安世守業而不出戸天下各自為戰以自强吾獨處乎素位而不顧乎外不亦卓卓乎保身保家之主也

哉雖弱奚病焉晉楚爭霸而北燕遠在朔漠不與其事故得優游無事于多故之秋楚漢爭王而南越僻在一隅不逞其能故能超然獨存乎芟夷之日此其驗矣雖然閉門之守非用世之雄也唾面自乾之資非折衝禦侮之器也君子亦與其心而不能不惜其才矣易曰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何也葉子曰霍然而欲鬬者人心之間熾乎其晝然而反步者道心之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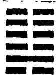
乎率道心而人心聽命焉君子所不訾也是故仲虺
之贊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之頌周宣
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則夫就居易俟命之道變
行險僥倖之心此自訟之良改過之勇而作聖之資
也况以之而處爭辯之細乎順于禮而安于義端其
事而正其心身安而家可保行成而義不虧卓卓乎
君子之高致矣趙盾收諸侯八百乘之師子犯退晉
師三十里之舍其知是道乎不然如竇嬰之助灌夫

趙廣漢之脅魏相公孫賀之捕朱安世禍而已矣易曰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九五訟元吉何也葉子曰獄者天下之大命有司之獄成則獻于郡國有司之不當郡國得以平反之郡國聽其成則上于廷尉郡國之不當廷尉得以出入之廷尉允其平則報于天子廷尉之不當天子得以生殺之天子之不當不亦危乎其殆哉為臣執君偏而逆也上下其手私而邪也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

而民其無所措手足矣其惟德威惟畏德明惟明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乎雍子不得以鬻獄王叔不得以誣要梗陽不得以進賂此無情者不得以盡辭而大畏民志之道窮鄉下邑之福遐方小人不幸中之大幸也故曰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不之舜之子而之禹又曰皇帝清問下民鰥寡無蓋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易曰訟元吉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何也葉子曰物以自得者居之安貨以悖入者出之亟然則命服非所以錫奸以奸得之不可長也爭訟非所以勝人以爭勝之不可久也何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不稱矣豈曰以章德乎傳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不衷矣豈所以為稱乎受之非道而得之非分不衷不稱孰甚焉菑害並至雖有善者未如之何矣君子曰楊惲告霍氏息夫躬告東平初以此而侯卒以此而誅是也好



還天道固然矣豈不信哉季文子藉强晉之勢問笑辱之故掃境入齊而得汶陽之田未幾而韓穿之來不可支矣漢武起四世之仇殄數十年之怨窮海内之力竭府庫之藏遠問匈奴之罪而幕南無王庭矣呼韓邪單于欵塞稽顙矣國家虛耗漢業索然得不償失是亦何益之有乎易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師貞丈人吉无咎何也葉子曰聖人之利天下也大是故以三農生九穀而耒耨臼杵之制興聖人之防天下也周是故以九伐靖邦國而弧矢干戈之事備傳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司馬法曰教笞不可廢于家刑戮不可弛于國征誅不可偃于天下管子曰誅暴國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兵也者外以除暴内以禁邪尊主安國之經也師乎師乎其所由來者遠矣黃帝嘗與炎帝戰顓頊嘗與共工爭故黃帝戰于涿鹿

之野堯戰于丹水之浦舜伐有苗啟攻有扈自五帝
而弗能偃也又况衰世乎然而兵所以禁暴討亂也
炎帝為火災故黄帝擒之共工為水害故顓頊誅之
兵豈聖人之得已哉是故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
為賊敵乃可服必也以寛而伐虐以仁而伐暴誅無
道秦討逆賊項其殆庶幾乎大者應天而順人次者
攘夷而尊主聖人之興兵也雖然將不知兵以其卒
與敵矣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矣其必鷹揚之尚父

元老之方叔廉頗充國李靖老有少力諸葛周瑜謝安少有老謀其殆庶幾乎上之說禮樂而敦詩書次之昭殺敵而致果毅明君之命將也故曰三代之兵若時雨而起有一毫名不正而使不當耶不然拜賜之師晉人以為笑侏儒是使魯人以為戚矣師乎師乎生民之菑乎易曰師貞丈人吉无咎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何也葉子曰興師以正者大君之宜行師以法者將帥之責是故師之道正至焉法

次焉宋襄公不鼓不成列不擒二毛不重傷晉伐鄭楚共王救鄭姚句耳覩楚師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平王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是正法俱亡不足道也漢昭烈憤關張之死興伐吳之師而連營七百里包原隰險阻而為軍曹丕譏之而卒為陸遜所折敗則亦非善之善者矣故荀子曰師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鞈如金石宛如鉅鐵鉇慘如蜂蠆輕利僄遬倴

如飄風然而兵殆于沙垂唐蔑死莊蹻起楚分而為三四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統之非其道也然則坐作進退之有節攻殺擊刺之有方牛馬臣妾之勿逐或六步七步之不敢越或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之不敢亂其兵家之要略乎三代以還日尋戰鬬魚麗鵝鸛方略百出管子荀卿首壞古制吳起穰苴並擅當代而開闔進退參伍錯綜則孫武十三篇為之最其推衍兵法精變神聖雖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洞則有

武侯之八陣馬孫吳之書家置而喙誦矣武侯八陣一在夔州之永安宫蓋武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踪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在江濤中皆聚細石為之凡八行六十四蕝此方陣法也土人言水方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一在新都之彌年鎮新都為成都之近郊則其恒所講武之場也凡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其地象城門四起上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在

成都東南隅號曰棊盤市此舊八陣營凡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棊盤市今無其迹而趙清獻為之集記曰武侯于八陣鄉以土為隆基凡一百三十所蓋左右六十四前二每基下五六寸皆江石也耆老相傳其石盖兵數武侯于此教戰陣出入之法舊記謂四面開四門起六十四魁應六十四卦八八為行周回四百七十二步所謂六十四魁但得其半耳王恭簡公續記曰眉州賢良王當嘗論八陣法刻石廟下

論曰八陣之法四奇四正棊布壁立其體皆方奇正相生風旋日暈其用皆圓盖方利于止方其體則其勢固密故其徐如林不動如山難知如陰此所以為不可犯也圓利于動圓其用則其勢健決故其動如雷其疾如風侵掠如火此所以為不可禦也其體雖方而圓在其中其用雖圓而方在其内此所以為不可測也奇正相循出入往復如環之無端體用迭作合散變化如神之不窮圓之為用如身使臂如臂使

指雖五旅之師如一身如木百圍根株相連各有本統枝葉相屬各有條理雖五師之軍如一本故其法曰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圓之為利其來久矣圓之為用則以分其勢而敗其兵疑其心而亂其目勢分則陣薄兵散則氣怯心疑則易却目亂則易眩圓之為用以將雜卒卒恃其將以强雜弱弱恃其强將卒相恃理必俱勝强弱相恃勢不偏敗突出爭先鷹揚兎脫不可拒也併力盡

怒齊勇如一不可遏也其氣益鋭則其節益險如鷙湍巨浪不可涉也如層崖峻谷不可越也使敵得之如蟲之著網魚之在笱虎之陷阱是以其將可却其兵可殺其重不可脫八陣之法也營室之法四奇四正屯亦如之戰陣之法左旋右轉教亦如之教之有法必欲其誠蓋誠則久久則天天則神故前後相屬首尾相接如得于天如出于信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入于神也教之為法築土為壇其形皆圓其數皆

八壇之高下與人相稱壇之濶狭與陣相稱竒旋向左正旋向右旋向左者攻在外也旋向右者攻在内也或旋向左或旋向右便其用也或攻其内或攻其外叅其列也教之為法在家則依比閭族黨之儀在軍則依伍兩卒旅之法使之更相親視有無相通患難相救疾病相扶自比以上皆文官主之教之忠厚教之正信教之孝友睦婣教之禮義廉恥自伍以上皆武官主之教之出入變化教之射御擊刺教之先

登啓行敎之破陣劫將在家書其美惡而辨其賢愚在軍紀其勇怯而別其利鈍歲終則以功行差次而進退之使之剛而不暴勇而知義入則可與同其安出則可與共其危故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犯非義者八陣之法也常山之蛇安則靜靜則直觸之則動動則圓孫武常山蛇陣杜牧以為八陣勢取桓溫之說也傳謂推衍兵法作八陣圖演孫武法也八陣取諸八卦欲色幷八荒也旌旐旗幟各從其方之色欲別

其屬也四維從其二方之色惟西南獨從土色依其相生之數則土實居此也八卦變為六十四象四陣散為六十四隊又按八陣為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者是也天取其覆地取其載風雲取其變龍虎取其動靜鳥蛇取其相應風生於地而虎從之雲騰于天而龍從之鳥為動物必翔于天蛇為蟄物必蟠于地蓋有同位相生之義焉昔竇憲常勒八陣以擊匈奴馬隆亦用八陣以攻涼州而世獨稱武侯者不特法

紀之神而忠義之徹亦天地鬼神之所共護者而豈苟焉已哉雖然此其一定之成迹耳惟善為將者師其法善察法者識其意善得意者通其變善觀變者盡其神則可使以衆擊寡治擊亂富擊貧能擊不能教卒練士驅衆選徒有風雲之行而不逺道里矣有飛鳥之舉而不涉險矣有雷震之戰而獨行無敵矣可以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鏌鋣之長刃嬰之者斷鋭則若鏌鋣之利鋒當之者潰圓居而方止

則若磐石然觸之者摧可以使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大夫死行列矣法可以不愼乎雖然此一定之法也有卒爾之法焉既募之後則有紀律焉遂之練募精卒是也方募之始則有差擇焉遂之立標揀試是也雖然此一時之法也有素履之法焉曹劌之論莊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晉文公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于是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

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恭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此又律之律也故士蔿曰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士會曰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申叔時曰德刑祥義禮信戰之器也則古之行師者其道可知矣勇謀知力果其必次者歟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何也葉子曰受分閫之寄者寡德則剛而無禮不可以治兵兵不治則無寵寡權則師賤民慢不可以成功功不成則為戮故曰古之為將者必說禮樂而敦詩書必兼慈愛而畜戰器必殺敵致果以為禮必明天時以察七緯之情同五行之趣聽八風之動監五雲之候必辨地勢以識七舍之形別九地之勢必練人謀以抱五德之美握二柄之要故方命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

閫以外將軍制之既命也天顔温厚以膽其勤天語叮嚀以宣其親天恩優渥以孺其殷歌采薇賡采芑習出車杕杜以大其禮故曰下軍死綏中軍賈餘勇故曰一器成狂夫懼而天下無戰心二器成驚夫懼而天下無守城三器成游夫懼而天下無聚黨嗚呼其何攻之不可何敵之不克而何功之不成耶兹孔明所以獨任於後主而子儀取重于代肅非偶然也何也備三才之道適大中之宜剛勇不為李陵之輕

敵知謀不為呂蒙之掩襲專斷不為光弼之驕恣久役不為懷恩之阻兵茲三軍之所以用命而朝廷之所由專寄也不然缺機智者之成功負勇略者震世主其何以有是哉易曰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六三師或輿尸凶何也葉子曰將也者三軍之司命也不可以不慎也故古之為將者有四勝一曰賢將以德取勝以德勝人者人罕能以德敵之三曰才將以道取勝以道勝人者人罕能以道勝之二曰良將以

謀取勝深謀致淺謀近猷蹶遠猷四曰猛將以力取勝一人潰十人十人潰百人百人潰千人千人潰萬人是故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方叔元老克壯其猷上也忽如鬼精疾如風霆突如熊羆厭如山陵次也不然才腐而乳臭心狡而狼貪傲狠而無禮是之謂奮螳螂之怒以當車轍此其志之悖也而不知其不勝任也禍敗可勝言也哉邾莒伐鄫臧紇救之遂敗于狐駘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我君小子

侏儒是使侏儒侏儒使我敗于邾子玉治兵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蔿賈曰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卒之敗城濮而死嗚呼將豈易言也哉易曰師或輿尸凶

六四師左次无咎何也葉子曰能勇强也能怯以弱為强也能强强者勝以弱為强者存巴蜀之王不與楚鬬繞角之遇不與楚爭畜弱以為强也夫何過哉何也

知彼知已百戰百勝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滅亡之道也楚伐鄭晉師救之及河聞及楚平荀林父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士會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楚皆有之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先縠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且成師以出聞敵强而退非夫也以中軍佐濟林父不能禁從而共濟

遂有郯之大敗衛侵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孫良夫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師遂大敗仲叔于奚救良夫良夫是以免吳伐齊齊人知其不可禦而不能全民命嚴守備屈之以義乃冒死而進故將戰而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于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

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遂大敗而死夫知不可敵不能保師以愛民知難以為退斯聖人之所深罪也甚而至於底白登渡鴨緑亡無日矣雖然有幾焉彼宗競于楚吾姑退而使自斃吾伏吾強矣夾泜之陳紓晉師而退舍不亦為陽子之所責乎子上之死自取之也是以君子貴審幾焉易曰師左次无咎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何也葉子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聖人不能也君不擇

將以國與敵聖人不為也故淮南子曰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略也將以存亡繼絶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然則聖王之世而有貪忿之兵乎以義而起以廹而應是故蠻夷猾夏寇賊奸宄為生民害不可懐来則明刑于大士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民棄不保則奉辭以伐苗必不為秦皇漢武窮山林索禽獸也雖然兵應者勝義者王師直為壯曲為老此固理之必然不曰三軍之司

命在一人一將之成功在九德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乎是故趙衰之舉將在于說禮樂而敦詩書子犯之行師本于知信義而有禮古之所謂將知兵而卒服習歷年多而將士皆出其門下者此所以終無踰于老臣也若曰任之不以其賢使之不以其能鮮不敗矣是故不為柏直之口尚乳臭則為趙穿之剛愎不仁右領差車左史老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楚成得臣過三百乘而不能入矣其如兵

何哉雖然將知擇矣而任之不專猶不擇也河曲之戰趙盾為將而令出趙穿邲之師荀林父為將而令出先縠濟涇而次欒黶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鄴城之圍統以宦官魚朝恩而九節度之師一夕而潰專行不獲聽而無上禍敗可勝言哉易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何也葉子曰聖人有制天下之仁亦有别天下之知聖人有定天下之

功亦有不亂天下之哲書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何也淮南子曰今世之祭井竈門戶箕帚杵臼者非以其神為能享之也時賴其德煩苦之無已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而况天下英雄豪傑暴露于野澤蒙矢石而墮谿谷出百死而得一生以爭天下之權奮武厲誠

以決一旦之命者乎是故博其能于祛亂之初而屯其膏于登平之後若士龍芻狗然則鄙嗇而不仁是故列爵分土之所由起矣然潰其施于崇報之日而昧其辨于決擇之中若雨澤漑浸然則眇眯而不智是故惟三惟五之所以異也雖然寵命有功非至正不為功登用人才非君子不為才優其賞于施祿及下之日而吝其用于知人安民之初然後功成而無後患是故報功不先于崇德位能不先于建賢此所

以為武成也不然渾其功而不別漢高不免沙中之語昧其人而用之唐莊卒致易姓之禍可不鑒乎雖然先史有言武臣勤勞汗馬冒犯矢石內平中國之難外攘夷狄之凶百死一生乃成厥績于是功銘太常恩覃帶礪俾子孫世守而弗失此則封功錫爵之彝典矣殊不知武臣之功能平已然之禍亂諫諍之臣克明先見之危亡曲突徙薪之功利宜不出武臣之下者是以考夫前代或有人君失政奸雄在朝擅

生殺之權變祖宗之法繆專國賦僭握兵符包藏禍
心竊窺神器宗室弱而不救奸佞閉而不言簒弑之
謀變在朝夕幸而鯁亮直言之士奮不顧身折檻
于彤庭披忠肝于玉陛力陳其罪直指奸邪破插血
之凶盟誅連根之黨類于是罪人斯得天下肅清較
之武臣功孰居右苟能知此而加以美謚録其子孫
使忠言讜論耿耿不磨則後之忠臣義士安得不仰
其遺風而繼其芳踵乎此亦不可謂非正功之大典

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来後夫凶何也葉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者也何樂乎立與定也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是為君子之樂事也然則天下大悅而將歸已寧非君子之願乎雖然臨下以德寡德者殃親民有道失道者亡春秋書鄟潰以亡無愛徵民不見德昭公不能為魯君也孟

子稱亦運以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宣王不能為燕王也君道君德其可以不審乎其仁如天其德好生堯之繼天立極也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文之咸和萬民也純王之心純王之道舜之紹堯致治也故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又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君子而有堯舜文王之道以為天下主則天下皆來歸之謳歌訟獄之咸至玉帛萬國之畢會矣爭先亟赴安能

自取防風後至之戮致譚子不朝之誅隨墮酇生後服先亡之禍乎昔者晉悼初立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逐不臣者七人而六官之長皆民譽也風聲所至邇服遠慕于是魯成公言其有禮而杞伯騶為之朝吴子謝雞澤之不會而聽善道之後期陳成公改于尸而鄭僖公去乎楚一舉而復霸三駕而楚不能與之争霸者尚然而況帝王之

道乎不然民逃其上衆散而歸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矣故曰兵立有幟射有的注望而統其集者衆趨之會于幟也叢射而受其破者衆勝之傾于的也順德者昌為天下幟逆德者亡為天下的易曰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何也葉子曰與物者立身之始乎誠意者自修之首乎誠意以潤其身與物以致其誠則悅親而信友獲上而治民

天下之事一以貫之而無疑矣感所不期而自應朋所不思而爾從大哉誠乎其動萬物起天下之本乎傳曰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為石石為之開而況人乎夫唱而不和動而不償中心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揮而四海来賓者誠德之至也

故曰發一誠心則李廣之石可使為虎發一疑心則樂令之弓亦能為蛇然則大舜之感頑嚚周公之致風雷始于一誠終于積滿易曰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来有他吉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何也葉子曰天下有道以身殉道進徳修業欲及乎時聖賢之訓也故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又曰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則夫去陋巷而急禹稷之志出下帷而抱伊吕之戈

起隆中而勤管樂之業非蹇蹇也釋草茅而行君臣之義辭煙霞而依日月之光蛻脫汙泥而浮游塵埃之外舍去家食而揚休天子之庭君子之達節通人之赴時也不然王道不行天德何由而達大用不適全體何貴于明乎此二八之所以並升而多士之所由濟濟也易曰比之自內貞吉

六三比之匪人何也葉子曰鞭策淬礪取之于已而薰陶漸染資之于人語曰泰山之溜穿石單木之抗斷

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故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君子之于友可不慎哉昔楚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美聞于國中莊王召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相人之友者也嗚呼友生之義大矣哉是故兩明相照不爽幽與明暗相倚盲者不杷兩瞽相並必墮陷阱孔子慎網羅之患荀卿切蓬麻之喻夫豈苟然而已乎所以深戒親非其人也親非其人則放僻邪侈之心滋行險徼倖之機熟傷莫甚

矣史嚚有言所與羣居皆有口無行或家之棄子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禍可無懼乎是故伯禽康叔見商子聞喬梓之說則恭父商臣以潘崇為之師起大事之謀則弑頵左儒杜伯之相善則君友之道俱明子公子家之相比則弑逆之惡莫禁吁戒之哉故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又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主者成敗之機榮辱之本也而可以不慎乎昭公棄晉主齊至于客死鄭伯逃齊主

楚終以乞盟紀侯謀咨齊難而主魯桓篡弑之人竟告不能鄭伯一失其身餌楚而五受楚兵從楚者六歸晉者五二三十年之間乍楚乍晉不能自立游遂避地於薊後歸慕容廆廆以為股肱王浚屢以書招其兄暢暢欲赴之遂曰彭祖必不能久宜且盤桓以俟之暢曰彭祖忍而多疑今手書殷懃而稽留不往將累及卿且亂世家屬宜分以𢿘遺種遂從之卒與浚俱没孔子曰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不亦信乎昔

魏正始中夏侯玄及何晏鄧颺俱有盛名欲交傅嘏
嘏不受荀粲怪而問之嘏曰太初志大其量能合虛
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辨而無誠所謂
利口覆邦家之人也鄧玄茂外要名利内無關鑰貴
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之
此三人皆將敗家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裴武為
玄菟太守卒弟嶷與武子開以其喪歸過慕容廆廆
敬禮之行及遼西道不通嶷欲還開曰等為流寓段

氏强慕容氏弱何必去此而就彼㡬疑曰欲求托足之地豈可不慎擇其人女觀諸段豈有遠略且能待國士乎慕容公修仁行義有霸王之心加以國富民安今往從之高可以立功名下可以庇宗族女何疑焉㡬大喜以為謀主噫明暗之為就而存亡别矣君子可不知所擇乎若夫鄭愔初附来俊臣俊臣誅附張易之易之誅附韋氏韋氏敗又附譙王重福重福反竟坐族誅此又益不足言矣易曰比之匪人

六四外比之貞吉何也葉子曰君子之持身也其處則備純白以修己其出則執中精一以事君其事君也在內則謇諤忠誠不徇阿比之志在外則靖恭守節不擅出疆之權是故終始遠近由乎道內外小大安于順詩之言曰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夫是四友之臣所以多助于文王者而豈其微哉然而不以遠近內外廢恭順也故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又曰君天也而豈遺要荒萬里乎是

故周召分陜以輔周室其後吉甫在太原方叔居荆蠻仲山甫徂齊其所作為何如也夙夜以明勞肅將以明順嚴翼以明節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嗚呼此臣道之所以立極乎後世不明此義公子遂如周遂如晉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嗚呼是使其君不得有為于其國而輙以一身當乎大禮之重君子以為專矣此華元子反相好以成二國之平羊祜陸抗交歡邉境而不啟戰爭之禍知道

者不免有遺議焉而馮奉世矯制發兵擊破莎車蕭望之以為有功不可為法陳湯矯制發兵與甘延壽斬郅支單于匡衡以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不宜復加爵土非抑之也雖然上之不足以利國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需君命也而竊之以自擅君子以為專矣若利害出于一時而制之于千里之外當此之時而或泥焉君子將不以固哉病之乎是故不可為甘陳可以為長孺嗟夫外之不可以不從上如此內而出

為祭伯之朝魯季友之如陳葬原仲莒大夫之即魯而圖婚誣上行私合羣結黨則春秋之所痛絶矣易曰外比之貞吉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何也葉子曰聖人之于民治之也而非留之也聖人之于物取之也而不盡之也不留則公不盡則大其斯以為明章光皎之化乎管子曰無蔽女惡無易女度賢者將不女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賢王何也陸敬輿曰

宇宙之變態日千萬而一人之聽覽不可得而窮億兆之欺奸日雜遝而一人之防慮不可得而勝是故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羽慮秦卒復叛而坑之旋踵而滅高帝受降人不疑而用之五載而漢興畜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始皇嚴肅雄猜而荆軻奮其險詐光武寛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歘誠豈不以虚懐待人人亦思附挾數御物物終不親乎故曰上之御下猶夫釣者焉隱于手而應于鈎則可以得魚自

近御遠猶夫御馬馬和于手而調于御則可以使馬故至道之要不于身非道也覩孺子之驅雞也而見御民之有道孺子驅雞者急則驚緩則治方其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南方其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北迫則飛踈則放志閒則比之流緩而不安則食之不驅之驅驅之至者也志安則循路而入門是故司馬公之言曰天子所以統治萬國討其不服撫其微弱行其號令一其法度惇明信義以兼愛兆民父母天

下之道也唐莊宗既滅梁馬殷遣子希範入貢莊宗曰比聞馬氏之業終為高郁所奪今有兒如此郁豈能得之哉郁馬氏之良佐也希範兄希聲聞是言卒矯其父命而殺之此乃市道商販之所為豈帝王之體哉故勝梁之後曾不數年内外離叛置身無所誠知用兵之術而不知公天下之道也周世宗則不然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嚴續以盡忠獲存馮道以失節被

棄張美以私恩見疏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于必克既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為之遠慮使其完城繕甲據守要害為子孫計真為光顯之遺而王者之心也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雖然来者不拒去者不追此固比天下之道而任其自来聽其自去則非所以慎内外之防何休曰王者不治異域而頒濵駁之以為古之所以待外國有用武而征之者高宗文王是也有修文而和親之者漢文景是也有拒絶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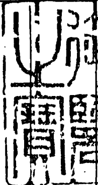
不納之者光武謝西域却匈奴是也此皆治遠人之大要今日来者必不可拒去者必不可追則數君者之所為皆非矣乎故凡休之說施之于中國盛强敵人暴横之時則將養寇以遺子孫之憂施之于中國新定休息自養之際則為寇讐之所役使以自勞敝而不止凡此二者休之說無時而可也蓋聞之聖人之於遠人也吾欲其来則来之雖有欲去者不可得而去也吾欲其去則拒之雖有欲来者不可得而来也

夫如是故伸縮進退莫不在我而休欲聽其自來而自去耶噫此又治天下者所當深知也故胡文定曰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何有於內外乎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裔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繒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荒服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羌戎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候隙乘便輒為横逆致風塵之驚其禍不可長也不然而或昵之

禍旋踵矣是故結戎狄以許婚而配偶非其類如西漢之于匈奴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于回紇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于尚結贊皆不講于內外之防審于追拒之說故也可不謹哉易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上六比之无首凶何也葉子曰元首者四體之所因也故曰舜首圓以象天天下稱明焉而萬物莫不仰也氣散而元首下墜矣四體何所因哉天子者萬民之

所因也故曰王者往也天下之所歸往也德亡而天子庶人矣萬民何所因哉下墜不可以起四肢庶人不可以統衆物亡其有日乎哉嗚呼此獨夫之受可誅為逋逃主而不可為臣民主也易曰比之无首凶



葉八白易傳卷二